

# 牛津高阶 英汉双解词典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第四版增补本

Extended fourth edition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新增新词补编

# 牛津高阶 英汉双解词典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第四版 增补本

Extended fourth edition

正文原著：霍恩比 (AS Hornby)

正文编译：李北达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隶属牛津大学，出版业务遍布全球，致力弘扬牛津大学推动优质研究、学术和教育的宗旨。

牛津 纽约

奥克兰 曼谷 布宜诺斯艾利斯 开普敦 马德拉斯

达累斯萨拉姆 德里 香港 伊斯坦布尔 卡拉奇 加尔各答

吉隆坡 马德里 墨尔本 墨西哥城 孟买 奈罗比

圣保罗 上海 新加坡 台北 东京 多伦多

联营公司：柏林

OXFORD 为牛津大学出版社之注册商标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

英语原版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Fourth edition)

©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9

英汉版（繁体字本）©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4

英汉版（简体字本）©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新词补编》部分词条源自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New Words (Second edition) ©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1, 1997、

The Quick Reference Dictionary ©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1996 及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Fifth edition)

©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

英汉版增补本（繁体字本）©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9

此英汉版增补本（简体字本）©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2

印次（即最小之数字）29 28

本书版权为牛津大学出版社所有。若非获得本社书面允许，或能援引清晰的法律条文为据，或取得适当的复印版权机构认可，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及翻印本书任何部分的文字和图片。如需翻印本书作其他用途，须事先致函下址向牛津大学出版社版权部查询。

本书不得以异于本书原样的装订方式或装帧设计发行。凡使用本书者均受本条款和本书一切有关版权的条款约束。

ISBN 7-100-03415-9/H·869（简体字本）

出版： 商务印书馆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政编码 100710）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香港鲷鱼涌英皇道979号太古坊和城大厦东翼18楼

印刷： 中国

国内总发行：商务印书馆

国外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总发行：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4版:增补本 / (英)霍恩比著;李北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ISBN 7-100-03415-9

I. 牛... II. ①霍... ②李... III. ①英语-词典②  
双解词典-英、汉 IV. H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91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NIUJIN GAOJIE YINGHAN SHUANGJIE CIDIAN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增补本)

出版: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 979 号太古坊和城大厦东翼十八楼)

国内总发行:商务印书馆

国外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总发行:牛津

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ISBN 7-100-03415-9 / H-869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02 年 1 月第 1 版(增补本) 印张 64 1/4 插页 1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28 次印刷 印数 50 000 册

定价:95.00 元

#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

## (简化汉字本)

### 增补本出版说明

本书是《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的简化汉字本,自1997年问世以来,颇受读者青睐,连年再版,印数已达百万册,并多次荣登畅销书榜首。目前,人类已进入信息化的21世纪,随着各个领域的飞速发展,大量的新词新语涌进我们的生活。为了更快地进入新世纪全球化的信息通道,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推出该词典的《增补本》,增加了100页的“新词补编”(置于词典正文之后),亦即增收了近年来在物理、化学、天文学、医学、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等高科技领域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学艺术、大众传媒等方面出现的约3000个英语新词(或具有了新义的旧词)。这些新词因频繁地出现在当今英语图书和报刊之中而成为我们阅读的拦路虎。从这个意义上讲,《增补本》的出版可谓与时俱进。此外,《增补本》中还增加了餐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和浴室这四个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插图附录,以满足读者各个方面的需求。

经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我馆推出该词典简化汉字版的《增补本》,相信这部《增补本》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2年1月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  
（简化汉字本）

出版说明

本书原称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简称 *OALD*)，其英文本自问世以来历经三次修订，在本世纪下半叶 40 多年中一直风行全世界，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1988 年，我馆经牛津大学出版社准许，在内地出版发行《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简化汉字本），其英文本即本词典的第三版。1989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词典英文本的第四版，由著名语言学家 A. P. Cowie 主持，对第三版又作了全面的修订，使词典的篇幅比第三版增加了 50% 以上，在选词、注音、释义、例证、用法说明、句型符号以及习语的收录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更新，因而内容更丰富、更实用、更切合非英语国家广大英语学习者的需求，堪称当今英语词典之佼佼者。1994 年，词典的英汉双解本问世，书名改称《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李北达编译，英汉双解繁体汉字本，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香港）。经牛津大学出版社惠允，我馆可在内地出版发行上述英汉双解版的简化汉字本，也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本书。

本书出版前，经牛津大学出版社同意，我们对原书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技术处理，使之更符合内地读者的习惯。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7 年 7 月

## 序言一 —— 金圣华

学习外语，就好比闯入一个文化隔阂、风光迥异的国度，举目所见，全是陌生的事物，漠然的脸孔。如何在这毫不熟悉的环境中生活求存、立足植根？这就想起了一句老话：“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对了，必须靠朋友。朋友在哪里？各式各样的词典、词汇，就是学习外语必备的良药。然而初学者往往不知就里，毫无头绪，最喜欢把坊间一大堆词典，不管有用没用，照搬回家，陈列案头，以备不时之需。谁知道一旦在学习中碰到难题，需要有人指点迷津时，却发现尽管翻破多少词典，也往往不得要领。这就悟出相识满天下，知己无一人的道理。原来，徒有泛泛之交，并不济事。自以为朋友众多，到了紧要关头，却一个也唤不来。因此，择书如择友，选择适当的词典，更应小心翼翼、慎于分辨。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OALECD》)第4版编排严谨，释义详尽，处处为用者着想，因此自1994年出版以来，广受欢迎。然而，目前科技发达，资讯频繁，自1994年至今，仅仅五、六年间，英语世界中又衍生出成千上万的新字新词。这些词汇字组，涵盖极广，举凡西方社会日常生活的每一层面，均有所涉，真可谓五花八门、洋洋大观，例如 software piracy (涉及电脑)、superbug (涉及医药)、stage-diving (涉及流行音乐)、sound bite (涉及媒体)、veg out (涉及电视)等字眼，触目可见。语言文字，是思想文化的媒介，要了解今日西方文明的演变，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英语新词，不可不学。牛津词典出版组有鉴及此，乃从各类资料文献如《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第5版、《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New Words》，以及电视台、报章刊物中，将目前最为流行的新字新词，按中国读者所需，精挑细选，去芜存菁，筛出新词约3000个，编译成册，这就是第4版《新词补编》的由来。

一如既往，《新词补编》的体例编排，跟正文一般，亦以中英对照、例句详尽为特色。《OALECD》的编者，一向矢志以“原文要懂、译文要通”为原则，这原则，看似简单，实则不然。仅以“译文要通”来说，坊间许多双语词典就做不到。词典中的词条，既要释义，又要举例，若能释义正确无误，例句扼要实用，而又没有“译文腔”佶屈聱牙，生硬死板的弊病，诚非易事。在《新词补编》中，喜见译文精简恰当，畅顺可读，例如 bird-strike 一词，意指飞鸟与飞机相撞引致的空难，例句中提到 several wild geese 时，译为“几只野雁”，而非如一般粗心大意的译者般译成“几只野鹅”；shoobox 一词译为“斗室、小屋、蜗居”；trophy wife 一词的例句中，谈到年老丈夫携年轻妻子亮相时，The old man was clearly thrilled ...，译为“那老头儿……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等，都一再表现出编译者的苦心与功力。

翻译新词，有时可以套用旧语，赋予新义，但一不留神，就会似是而非，多生误会。万一英语新词所代表的内涵意念，复杂抽象，无法在中文已有词汇中找到意义对等的字眼，就必须译制新词。在《新词补编》中，trophy wife 译为“门面夫人”，courtesy car 译为“迎宾车”等，都是可取的例子。但译制时应严格遵守汉语的规范，以免产生非驴非马、不中不西的表达方式，变成污染中文的始作俑者。





## 序言二 —— 余光中

享誉五百多年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即使英语词典之编印，也已超过百年。在系衍族繁的牛津词典世家之中，最适合非英语国家的学生查用的一种，首推这部《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简称《OALD》）。

本书初版于1948年，由霍恩比(A.S. Hornby)主编。其后在1963年与1974年历经增订，读者日众，先后印刷59次。1989年由考伊(A.P. Cowie)主持增订，推出这广受欢迎的第4版。编者在序言里开宗明义就指出：《OALD》旨在解决外国学生研习英语所面临的特殊困难，若能善用，无论对其阅读或写作，均必大有裨益。第4版在前三版的坚实基础上精益求精，在语法、句型、例句各方面更为加强，并彻底修订了动词的分类，而且简化了成语、派生词、复合词等等的检索。参与第4版编写工作的各行专家，多达40余人；词典学者有17人之众，已称鼎盛，甚至插图绘制也动员了十多位行家，可见专业之谨严，规模之庞大。

我使用本书的第4版已有年余，觉其编排紧凑，解析详尽，查阅省时，而例句之多，尤便于解惑释疑。要了解一字一词，与其个别释义，不如置于句中，用上下文的呼应来衬托，更加明了。这一点，林语堂先生最为强调。一般人常说查词典，如果有谁主张读词典，人必笑其迂阔。其实，好的词典不但要勤查，也应细读。当然不是整页整本地阅读，而是在查某字某词之际，应该把它所属的标题仔细阅读完，包括例句。英文往往一词数解，常用词的定义尤为繁复，初习者必须逐条耐心细读，若是只查了前面的一两条说明，便含糊接受，就会文不对题。像《OALD》这么精编详析的词典，每一则注释、每一个符号都有作用，不可草草放过。查词典，是学习英语必下的基本功夫。老师所教的毕竟有限，但词典所教的，却是无穷。

除了正文之外，本书前后的附录与图表等等多达百页，至为丰富，足见编辑小组为了方便读者，真是煞费苦心。这些附录都是“入境问俗”所必需，并非锦上添花、聊备一格。

初用本书的读者，至少应该先将前面的音标、注解二表和简要的实用说明，细细阅读，并且时时重温。后面的图表也应常加参考，标点的用法尤应熟悉。

研究最为深入而设计最具匠心、最有条理的一大附录，是全书之末的详细说明。其中语法指南的部分尤为透彻，动词的句型更是条分缕析，32型的变化逐一道来，并详加举例，真是洋洋大观。读者真要善用此书，就应该耐心细看一遍，以后也应常常查阅，好在后衬页附有32型的动词模式表，可以一索即得。本书编者对读者的照顾体贴，已经无微不至，只等读者善加利用，努力自修了。

不过，使用本书的读者首应了解，这本词典针对的是当代英语，如果他解决的疑难，不属当代而是古代的英文，例如莎士比亚的剧本或是米尔顿的史诗，那他应就去查别种词典。专就当代英语的解释与示范而言，则本书之规模与品质确乎出类拔萃。正如众多学者一样，我也深受其益，所以乐于推荐给广大读者。



## 序言三——郑仰平

翻词典是件乐事。我们每天都会碰到一些新字新词，要是能养成习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去查一查，总会学到些新知识，这一天也没有白过。法国巴黎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前院长 Danica Seleskovitch 女士说过，从事口译工作的人，绝不能放过一个生字，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要查个明白。

语文其实同其他学问一样，我们穷一生的努力，也只能学到一部分，而且常常是一小部分而已。忘了是谁说的，“语言是活的，像人，像河，总是改变。”

所以，我们用的词典不论怎样完善，也只能用来参考，绝不能代替我们思考。而我们常常看到，从事语文工作的人，总会有几十本词典，原因就是：每一本词典固然都有其优点，但也会有其不足之处。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是一本比较完善的词典，兼有英英和英汉词典之长，对中学生和大学生，甚至做翻译工作的人也足够了。

但是，对语文有兴趣的读者，千万不要吝惜在词典上所花的钱。不同的词典，可以在不同方面满足你对语文的好奇心。这些收获，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

郑仰平

香港城市大学

郑仰平，原籍广东，1929年出生于香港，早年于上海及广州接受教育。郑氏于1950年到香港，任职香港电台，后于1961年往印度，于印度电台中文台主持新闻编辑，开始从事翻译及广播工作。于1964年回港后不久，郑氏随即赴伦敦，在英国广播电台继续翻译及广播事业。

郑先生于1972年返港，出任香港政府的即时传译总主任，并于同年的立法局会议上提供即时传译服务。

1983年中国及英国政府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期间，郑先生为英方首席传译员。1984年中英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后，郑氏在联合联络小组担任传译员，至1986年获擢升为会议传译总主任，负责培训普通话传译人才。

1987年，郑氏到美国加州蒙特雷国际研究院出任翻译系副教授。1989年转往台湾辅仁大学任翻译学研究所副教授。1990年返港后加入《明报》，并曾于香港城市大学任教。

郑氏为国际传译员协会会员，于1989年获香港翻译学会颁授荣誉会士衔。

## 序言四——王佐良

我在50年代在北京教英语之初，用过不少词典，发现它们多数只利于阅读英文书刊，唯一一部新出版的《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简称《OALD》)对外国人学习使用英语最有帮助。常用词的用法处理特别细致，例句语言地道，处处考虑到外国学生的特殊困难。动词按照用法归纳成若干类型尤为一大特色，这也正是编者霍恩比(A.S. Hornby)先生对词典学的贡献。

在日常教学的实际使用中，《OALD》能够帮忙帮到点子上。正是你感到困惑的地方，它能给你清楚的指点。因此师生都喜欢用它。它一再重版，后来又配上高质量的汉语译文而出版了双解本(《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本双解版英汉并重，中译符合汉语规范。中国学生定能从中获得更大的益处。

现在这个新版保持了以前各版的优点，而又作了改进。本书文字处理更精当，例句更丰富，动词类型划分得更科学；此外还增加了用法说明，加上印刷清楚，排版醒目，是一部美观实用的工具书。

我自己现在仍在经常用它，除了查词的用法，也通过它来加深我对词义的了解。上面说了，这本词典的优点之一是能帮助你弄清英语的用法。但是用法是根据意义而变的，只有通过不同的用法才能掌握一个词的确切含义。特别在“短语动词”(phrasal verb)方面，搭配上的小小不同就能引起意义上的巨大差别。这时候《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它们的细致处理和大量例句就起了很好的辨析作用。因此多查这本词典，不仅能帮助人说好写好英语，还能使他更确切地听懂懂英语，收获是双重的。我对此有切身体会，所以乐于把它推荐给广大的英语学生。

王佐良

北京外国语大学

---

王佐良(1916-1995)，浙江上虞人，清华大学毕业，牛津大学研究生。历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任、副院长、顾问、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外国文学组组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专业外语编审委员会主任、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专业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华文学基金会中英文学交流奖评议委员会主任、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外国文学》和《文苑》主编。

王佐良的著(译)作计30余部。主要译作有：培根的《随笔》、《彭斯诗选》、《苏格兰诗选》、《英国诗选》，以及《雷雨》的英译本。代表作有：《英国诗史》、《英国散文的流变》、《莎士比亚绪论》、《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翻译：思考与试笔》、《心智的风景线》、《论新开端》和《照澜集》。他还是《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英国文学名篇选注》、《欧洲文化入门》和《英语文体学引论》等书的主编和《汉英词典》的副主编。由于他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所作的开创性贡献，曾先后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一等奖、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和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奖。

## 序言五——董乐山

原名《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去年出了第4版，改名为《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并有在内地发行汉语简体字版的计划，这是英汉词典界值得称道的一件事。

我从事英语翻译工作快50年了，接触到的英汉词典不少，但真正得心应手的却不多。这大概是由于本人翻译工作的性质所决定，而一般词典或者过于一般化，或者过于专业化，都不能满足有综合化这个特殊要求的翻译工作的需要。而《OALD》是一本供高年级学生学习英语使用的词典，针对性很强，对于从事英语教学者很有用，因此，我在50年代最初见这本词典时，由于它对我的用途不大，没有怎么在意。

到了60年代我改行做了一段时间的英语教学工作，这才发现《OALD》可以说是英语教员所必备的一本工具书。我尤其欣赏它的两大优点：一是用英语释义，不但便于教学，而且有利于帮助学生确切掌握词义；二是它归纳了多种基本句型，便于启发和提高学生的造句能力。这两者对于打好学生英语基础都有很大帮助，不是一般词典所能及的。后来《OALD》又出了英汉双解版，我又担心添了汉语解释，是否会画蛇添足，或者“扬短避长”，反而失去了原来用英语解释的特色？

最近有机会读到《OALD》的英汉双解第四版，颇有耳目一新之感，发现它的汉语注释和例句翻译不但没有减弱原来英语注释的作用，反而进一步增强了使用者对词义的理解，而且由于有例句翻译，对于翻译工作者寻找适当的汉语表达方式也提供了启迪，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特别是由于词条的增添，例句、插图、附录等等的丰富，它已不是一部 learner's dictionary，而是 user's dictionary 了。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它的汉语名称中“高级”一词改为“高阶”，仅此一端，可以看出主其事者确是高手，因为原来的名称不免有 misnomer 之疵。

董乐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

董乐山(1924-1999)，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国内著名翻译家和美国学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及研究生院美国学系主任。

董氏的著名译作有《第三帝国的兴亡》、《西行漫记》、《1984》、《中午的黑暗》、《基督的最后诱惑》、《苏格拉底的审判》、《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奥威尔文集》、《古典学》等。撰写和编纂的作品有《译余废墨》、《边缘人语》、《文化的休闲》、《文化的误读》、《美国的罪与罚》、《英汉美国社会知识小辞典》等。

社会职务方面，董氏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国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前三S研究会副会长等。董氏曾获上海文汇报短篇小说一等奖、广东地区文学翻译一等奖、中美文学交流奖等。

# 编译者序——李北达

翻译词典是件苦事，越认真越苦。回想20年前参与翻译《An English Reader's Dictionary》(《牛津英汉双解词典》)后易名《牛津进阶英汉双解词典》，译者多凭自己的语言知识参考其他英汉词典进行翻译，不免产生一些错误，如将 suet 译作“板油(羊牛腰子上的硬脂肪，可作烹调用)”，又如将 gear “排挡”误作“排档”，校订时也未察不妥。后来知道只有猪的体腔内才有“板油”，而“挡”与“档”二字的形、音、义皆不同。英汉词典中似是而非的“混血词”和“混血句”不胜枚举，且以讹传讹、为虎作伥，愧对莘莘学子。

此次翻译《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要求原文要懂，译文要通。原文要懂，就是要求译者充分理解原文，先将原文定义准确译出，帮助使用词典的人理解原文，然后再将汉语对应词置于定义之后。对应词力求贴切，宁缺勿滥。在定义之后的示例中，选用适合示例中的词语而不机械地套用定义译文中的对应词。这样既丰富了定义的对应词，也可避免初学者误将词典奉为主臬，从而可进一步扩大思路，达到本词典抛砖引玉的目的。译文要通，就是力求汉语词句规范，在汉语工具书中有据可查，包括人名和地名用字、数字用法等。根据原文需要，译文也相应或文或俗，不避讳粗鄙词语，但尽力避免使用方言词语。英语习语(idioms)的翻译也和一般词条一样大多只译定义，但有些则仿照汉语谚语形式译出原文习语词组而不取貌合神离的汉语成语。原文示例词组甚多，一般均译成对应的汉语词组而不译成句子，这就难免出现一些拖泥带水的词组，算是无可奈何的遗憾。使用本词典的人在组词成句时，幸勿照搬这类译文词组示例。有连接号的词条中的示例多为表明构词方式或另有独立词条，一般不译。英语中新词语或表达方法，在译文需作创新处理时，均经反复推敲使之符合汉语词法和句法规律。英汉词典中的汉语要达到汉语词典的水平，编译出名副其实的英汉词典，这是我多年的夙愿也是工作中的努力方向。

本词典翻译过程中，喜见《汉语大词典》前几卷相继出版，《汉语大字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新版《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等汉、英、科技等工具书先后问世。感谢众多无声老师相助，本词典的译文有了可靠的依据，减少了许多错误。通过学习得知汉语中的“肉荳蔻”(nutmeg)是木本，“小荳蔻”(cardamom)是草本；英语中的 stepbrother(既不同父又不同母)与 half-brother(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不同。又如 except 若只译作“除了”，容易产生歧义。因为“除了”可用于“除了他，我们也去”(包括式)，也可用于“除了他，我们都不去”(排除式)，还可用于“除了吃就是睡”(非此即彼)。本词典处理为“除了(某人/某事物)之外(表示所说的不包括在内)”，从而排除了另外两种歧义。本词典的译者和编辑在工作中不少时间都是用于反复翻查汉语工具书，以确保译文准确。

本词典是根据《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1989年第4版，1990年第4次印刷至1991年第6次印刷的版本翻译的。1974年出版的第3版至今已20年，其英汉译本《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于1984年出版，至今已10年。现在的第4版是全面修订的新版，内容比第3版增加50%以上。英汉译本定名《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共收词语57100条，其中有4000新条目；示例共81500项，绝大部分都是新增加的。本版重新编排简明的动词模式、增添大量副词示例，更为实用。形容词区分为作定语或作表语的两种用法；作表语用的形容词不译“的”字，以示这一区别。新设立200项专题处理的语法

或困难词语用法说明, 辨析清楚。全新插图共 1820 项, 均有译文对照。习语和短语动词共 12720 项, 均设有互相参照条目, 便于查找。另外增添了 3 项新附录和两种使用本词典的说明, 列于词典前的是简要实用说明, 列于词典后的是供进一步研修的详细说明。本词典译文忠实于英语原版, 不作任何删节; 但经原编者同意修订了原版疏漏、欠妥或近几年因时移世异而必须更改的词语 300 余处。为使分类合理, 调整了个别示例的位置, 如将 Monday week 从 Monday 项下移至 week 项下, 并增加一 Friday week 示例。为使译文重点突出, 有时需将修饰部分用括号括起置于需说明部分之前, 有时需将解释部分用括号括起置于需说明部分之后。定义中并列各项一般用分号隔开, 但与括号中内容有关各项用逗号隔开。英语中的斜线号表示其后为可用以替换的词语; 但汉语词界 (word boundary) 不能一目了然, 无法清楚表明替换部分。本词典试用斜方括号 ([ ]) 作为“替换号”, 可将替换部分置于斜方括号中, 若其中有几项并列的可替换部分, 其间用斜线号隔开。为节省篇幅, 译文中省略号使用 3 个圆点; 为便于排版, 引号一般用单引号。

本词典的主要译者还有赵志云、吕振飞、王式训、张家巽、李竹、季晨等各位先生。他们从事英汉翻译经验丰富、工作认真, 在人手少、任务重的情况下为翻译本词典做出了巨大贡献。李沙沙女士校阅了中文部分。在此向各位致以衷心的感谢。本词典的英语顾问是 Harry Simon (西门华教授), 因是多年好友, 所以即使经常彻夜长谈也仍不厌其烦, 协助解决了很多翻译难题, 深为感谢。

我要特别感谢的是牛津大学出版社英汉词典组的编辑主任谭柏山先生和编辑文逢参、黄勉之、陈颂、刘慧萍、黄雪孟、古韶贞各位小姐。他们一丝不苟逐字查证、反复校对, 改正了各种错误, 增加了 KK 音标和缩略语等多项译文。感谢台湾林茂松教授协助审订 KK 音标。感谢 Richard Barnard 先生、Jenny McKirdy 小姐、Sophie Kersey 小姐等各位编辑和第 4 版原版编辑主理人 Jonathan Crowther 先生, 他们在百忙之中兼任我们的英语顾问。感谢前总编辑张煌昌先生。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主持本词典工作的董事兼总编辑王伟文先生。他统筹全局、事必躬亲, 使本词典得以顺利出版。

因工作习惯通宵达旦, 算是上了几年“夜大学”。但囿于学识浅陋, 本词典译文中的错误或不妥之处, 均由我个人负责。本词典的出版不是译者学习的结束, 而是重新学习的开始。敬希使用本词典的各位专家、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以便再版时纠正。

李北达  
香港大学

---

李北达, 1941 年生, 北京市人。1963 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 同年留校任外语系英语教师至 1974 年 (移居香港)。1975 年受聘于香港大学教授对外汉语至今。现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中国语文学部高级语文导师, 亚洲辞书学会会员。自 1974 年起从事翻译工作, 参与编译的著作主要有《二十世纪世界大事实录》1980; 《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录》1982; 参与或主持编译的英汉词典主要有《英文字用法指南》1981; 《牛津英汉双解词典》繁体字版 1981, 简体字版 1982, 易名《牛津进阶英汉双解词典》1987;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4 版, 繁体字版 1994, 简体字版 1997, 唯读光碟版 1995; 《牛津初阶英汉双解词典》第 2 版 1996。



# Preface to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fourth edition

It is just over forty years since OUP published its first edition of the late A S Hornby's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This was a remarkable pioneering work, based on detailed research into aspects of English usage (including construction patterns and collocations) known to cause difficulties for foreign students, and reflecting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needs as readers and writers of the language. Hornby perceived that proficiency in English implied the ability to compose as well as to understand, and that the learner's dictionary must be designed to develop both kinds of skill.

In planning the present edition I have built on the strengths of the Hornby tradition, giving close attention to grammatical words and patterns and even greater prominence than before to illustrative examples. But there are some major innovations, including a completely revised verb pattern scheme and a redesigned entry structure, facilitating access to idioms, derivatives and compounds, as well as to the individual senses of polysemous words. The dictionary has benefited from a four-year programme of basic research carried out by the OUP Lexical Research Unit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especially in its thematic treatment of verbs and nouns in the new Notes on Usage. It has profited greatly, too, from access to the very rich resources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rchive.

The fourth edition has drawn on the expert knowledge of several specialists. The late Professor A C Gimson was among the first to be involved in planning, but his untimely death deprived us of his guidance as work proceeded. The job of Phonetics Editor was taken on and very ably carried out by a close colleague, Dr Susan Ramsaran. She has provided, as a new feature, a full treatment of variant pronunciations and of stress in idioms and illustrative phrases.

This comprehensive revision has also called for collaborative effort by a large group of specialist editors and computer staff at Oxford. The result testifies to the commitment and professional skill of the whole team; but particular thanks are due to Moira Hardcastle, Richard Milbank and Ann Watson for carrying the responsibility for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revision over very long periods.

To the OALD Unit Manager, Jonathan Crowther, an additional measure of thanks is due. He has played a key role at every stage of the project and I pay tribute to him, in particular for his co-ordination of a complex computer program, his meticulous attention to the detail of dictionary organization and his exemplary editing.

A P Cowie  
*University of Leeds*



